心連心，手牽手的「家庭讀寫能力」(Family Literacy)計畫

文字工作者 ◎ 王 岫

◆楔子

一個愛把自己的事蹟，誇大渲染成奇幻傳奇的老爸，從他名叫威爾的小孩年幼時，就不斷的向他講述自己的冒險故事；小孩長大了，對老爸多且重複又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不禁也反感起來，甚至於引起父子關係的長期隔閡。但由於父親病危時，他回去照顧老爸一段期間，才領悟到父親講述故事的苦心和心意。

片尾結束前，威爾自己的孩子，一邊在泳池戲水，一邊正講述著一些奇幻故事給其他的小朋友聽，正如同他父親的大魚老爸（也就是他未見到面的祖父）一樣……。

這是由丹尼爾・華勒斯（Daniel Wallace）的處女作小說改編，大導演提姆・波頓（Tim Burton）掌鏡的電影「大智若魚」(Big Fish）的簡單情節。這部電影剛在臺灣上映中，讀者或觀眾看完後，不知是否覺得應證了「家庭是學習輪環最開始的地方」(Family is where the cycle of learning begin）這句美國教育界或心理學界經常提到的相似或相關的理論？一個愛講故事的老爸，會影響到他的子女也會講故事給他的再下一代的子女……。

◆一切都從家庭開始

的確，一切都從家庭就開始。因爲孩子們在 3 歲前，就已發展他們的學習能力，所以孩子們第一個教室就是家庭，第一個老師就是自己的父母，家庭就是形成生命個體的最基本因素。

許多教育或閱讀方面的理論也因而強調家庭或父母親對孩子在未來的教育或閱讀能力的重要性。有些人認爲，學校老師可以擔負教育的重大責任，但事實上，在 6 歲以前，孩子在幼稚園或許可待上七百個小時，但他們在校外、家裡的時間卻長達五萬兩千小時，誰比較具影響力就可想而知了。太多的引用數據和閱讀理論，大概也都會讓父母親感到壓力罷，例如美國在柯林頓總統任內推行的「美國閱讀挑戰」(American reads）運動時，教育部便在計畫報告裡強調：「對孩子們以後的讀寫能力最有意義的指標就在於他們母親的讀寫能力水準，母親們受教育越多，她們越能對孩子們協助閱讀……」。《朗讀手冊：大聲爲孩子讀書吧！》(91 年，天衛文化公司）這本書一開頭便引用吉利蘭（Strickland Gillilan）最受美國人喜愛的詩一〈閱讀媽媽〉中的幾句：

「你或許擁有無限的財富，一箱箱的珠寶與一櫃櫃黃金。但你永遠不會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讀書給我聽的媽媽」——；爲了兩性平等，筆者認爲上面兩個舉例，母親或媽媽改爲父親

或爸爸也可以，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大部份的情況是，假如家庭經濟環境越好，孩子得到的教育或在讀寫能力的培養上，先天上就有優勢存在。根據統計，美國貧窮家庭 3 至 5 歲的孩子，一個月能讓父母親帶領去拜訪圖書館的，只有 37%（因爲父母親都忙於生計），遠低於一般標準。此外，教育心理學理論相信透過父母親和孩子的對話或朗讀（甚至於唱歌），孩子也可以強化腦細胞並獲得一些字彙和語言的能力，以及日常生活常識等，所以兒童聽到父母親的談話或接受父母親朗讀給他們聽的字數，常也是他們以後發展讀寫能力的指標。根據美國教育部對40個不同經濟標準之家庭的調查研究，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比中收入家庭的兒童，平均少聽到一千萬字，更比高收入家庭少聽到兩千萬字；同樣的研究也指出，假如嬰兒期開始，父母親就開始朗讀（或談話）給孩子聽，那麼到 5 歲前，孩子大概可吸收到 900 小時的「腦食物」(brain food)，中下階層家庭，因爲父母親無暇或沒有能力讀給孩子聽，而使得孩子平均少了 60 個小時的「讀寫能力營養」(literacy nutrition)，這些是幼稚園老師無法彌補的。

總之，家境清寒的孩子，接觸聆聽或閱讀的機會最低。美國政府就曾對兩萬兩千名幼稚園及其家庭作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收入及教育程度愈低的的家庭，孩子聽大人閱讀書本的機會愈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孩子沒有父母親每天爲他們唸書。

◆「家庭讀寫能力」的推廣計畫

如果我們放置這樣的情況不加以改善，那麼貧窮家庭的父母和孩子，就將墜入惡性循環的圈鍊（cycle）之中——由於父母給孩子讀寫能力的培養不夠，導致他們以後學習能力或受教育的機會較少，這又會影響到他們以後的家庭環境，然後又使他們下一代的孩子受影響。固然，像臺灣之子陳水扁，出身三級貧戶也能晉身一國之尊的總統的例子也有，但這畢竟是少數。

許多貧窮、低收入或父母親失業、低教育水平的家庭，他們的家長和孩子們就無法獲得較多的閱讀機會，以提升他們的讀寫素養，增加未來適應環境和立足社會的能力嗎？

美國在全國各地推動的「家庭讀寫能力」(Family Literacy) 計畫，其目的就是要打破這個藩籬，讓 9 千萬人因讀寫能力還有所不足，以及家庭因素造成讀寫能力的發展受到限制的大人、小孩們，都能以家庭爲基礎，心連心，手牽手，共同參與讀寫的活動。

"Family Literacy" 這個名詞最早是 1983 年由泰勒（Denny Taylor）所創用的，原先只是描述讀寫能力在家庭中的意義和培育，但後來卻引發成要促進各種家庭讀寫能力發展的計畫，也就是說要讓不同環境的家庭都有提升閱讀書寫能力的各項活動，都使用這個名詞了。

從閱讀意義來說，美國學者卡特博士（Dr. Betty Carter）曾說：「閱讀包括技巧（skill）和行爲（behavior）兩大項目，技巧是要知道如何讀（knowing how to read），行爲則是激起閱讀的欲望（desire to do so）」，技巧或許以後到學校有專業的老師可以教，但對閱讀欲望的培養，則要在家庭奠定爲佳；家庭環境和父母親的作爲會深切的影響孩子對閱讀的欲求感，所以鼓勵成人和孩子一起學習、閱讀並不是新的呼籲，只是泰勒創出了 Family Literacy 這個名詞，來涵蓋這些呼籲。

而在 1985 年，莎隆・達玲（Sharon Darling）有鑑於美國某些地區低教育程度的父母和貧窮的家庭，老是陷入讓下一代孩子也無法突破讀寫能力或教育水準受到限制發展的圍籬，乃與一些熱心教育的人士成立「父母與孩童教育」（Parent and Child Education——簡稱 PACE）計畫推廣機構，要以經費辦理各項活動，協助貧窮家庭或低教育程度的父母，也能教育自己、教育孩子閱讀。1986 年，肯塔基州也成立 PACE 的分支機構，辦理州內的計畫和活動。後來，PACE 的活動、計畫受到北卡羅納州肯南二世（William R. Kenan Jr.）所負責的「教堂山慈善信託基金會」（Charitable Trust of Chapel Hill）的注意，並以大量經費補助 PACE，同時也在北卡州成立 PACE。但 1989 年，基金會覺得應該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機構較好，乃委由達玲新成立一個「家庭讀寫能力的全國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Literacy——簡稱 NCFL），全力推動此項活動和計畫。NCFL 擔任的任務包括：訓練和技術支援、鼓吹活動和政策發展、研究評鑑、活動模式計畫、資訊新知的傳播等，並贊助、支持各地相關機構組成的聯盟（Family Literacy Alliance），也定期舉辦全國性的會議。NCFL 也推舉達玲爲創辦人兼會長，領導、協助各地有關機構或團體，辦理各項能讓父母和孩子並肩（side by side）發展語言和讀寫能力的技巧，特別是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們。NCFL 會址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市。

同一年，當時美國的總統夫人芭芭拉（Barbara Bush）也在華府成立一個「芭芭拉布希家庭讀寫能力基金會」（The Barbara Bush Foundation for Family Literacy），以第一夫人之尊倡導家庭讀寫能力的價值，希望讓每個家庭了解：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第一個老師，閱讀是孩子的第一件要務。基金會也是要掃除貧困家庭的不利因素，支援父母和孩子一同學習和閱讀的家庭讀寫能力計畫和活動。基金會自 1989 年 3 月成立，到 2002 年 6 月之前，已在全美 44 個州贊助了 400 個相關的學習活動，補助經費達 1 千 3 百萬美元。

◆學校圖書館是「家庭讀寫能力」計畫的最佳推廣者

一般而言，家庭或父母能夠在五個領域方面影響孩子的閱讀：

1. 首先要確立讀寫能力（literacy）的價值觀，能形成鼓勵閱讀的氛圍。
2. 追求成就，對發展閱讀技巧有高度的期望。
3. 在家裡布置隨時（或到處）有書和雜誌的環境（Make books and magazines available in the home）。
4. 分享閱讀時間，與你的孩子共讀。
5. 每天與孩子互動，與孩子談天或朗讀給孩子聽，促進孩子語言和字彙的發展。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看，雖然有許多團體或機構都在辦理各種「家庭讀寫能力」計畫的活動，但似乎以學校圖書館是最佳的角色和身份。試想，如非有圖書館大量的藏書支援，貧窮家庭如何能到處或隨時讓家裡有書或雜誌的環境呢？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也認爲學校圖書館和媒體中心，在此方面要擔任一個重大的角色，不僅在閱讀指導和發展讀寫技巧方面，都要去尋求、評鑑、和應用，使學生和家長都能獲益。根據 ALA 統

計，全美學生在學校期間，使用過學校圖書館的達 22 億人次，兩倍於他們拜訪公園的次數；而有超過 4 千萬人次的兒童，他們的父母親曾參與學校圖書館的活動。所以，雖然說，只靠著學校圖書館的努力，是不夠增進這個「家庭讀寫能力」計畫的推展，必須聯結其他機構團體共同發展、推銷或劍及履及的去實施；但無可諱言的是，學校圖書館和其有訓練的圖書館員及媒體專家們，當是這個「家庭讀寫能力」計畫的推行主軸。

一般而言，學校圖書館辦理「家庭讀寫能力」計畫的方式，舉例如下：

1. 長輩伙伴閱讀會（Buddy Read）：在讀書討論會中，邀請學生和家中的長輩（父母、兄姊或親友等）共同參加。圖書館員將他們分在同一組討論，藉由長輩較多的字彙和經驗等，孩子可得到較多的領會，而「長輩」溫故知新或在圖書館員的啓發協助下，亦會有收穫的；同時，有長輩陪同，孩子們到學校也較安全。
2. 家庭讀書晚會（Family Read Night）：可以配合「親師會」(PTA——即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舉辦，每星期、每個月舉辦一次都可。邀請家長到學校，由圖書館員爲他們講解如何鼓勵孩子閱讀及增進閱讀的技巧；同時圖書館員也可教導家長如何查書或使用電腦、講故事的方法等。方式也可採用放影片或輕鬆的晚會、茶會方式。
3. 學伴指導員（Youth Mentor Program）：學校可指定年長的同學，當低年級同學的學伴，在固定的時間或圖書館安排的閱讀活動中，共同參與討論或閱讀；藉由學長的經驗，可指導年幼的同學。
4. 閱讀者的延伸計畫（Reader Outreach Program）：與當地公共圖書館或社區人士合作，邀請他們共同辦理講故事或捐書、捐助活動獎品等。田納西州有一個學校便獲得一個基金會的支持，社區每一個新生兒都能獲得基金會一本贈書，以後每個月一本，直到孩子得到60本藏書爲止。
5. 家長參與閱讀伙伴的誓約（Parents as Partners: The Compact for Reading）：家長、老師、校長等共同訂立誓爲孩童閱讀伙伴的誓約；（幾年前，咱們的幾位國小校長宣誓小朋友如讀完 100 本書，就集體跳芭蕾舞劇中的天鵝湖，就是這種類似的誓約活動，只不過這次把家長也拉來參與罷了！）。

太多的方式都可採用或實施，重要的是學校和家庭要結合在一起，努力貢獻在教育孩子上，三者才都是贏家。

◆結語——芭芭拉的一段話

「我強烈的相信，假如美國的每個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能讀、寫並能理解，我們當能更親近地在一起解決我們國家的許多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向倡導閱讀的前美國第一夫人芭芭拉・布西所講的一段話。值此我們國內因大選而導致族群分裂、社會動盪、民心不安……等等嚴重問題，政府有關當局實在也應重視這個雖然不具立竿見影成效，但實際影響深遠的「家庭讀寫能力」計畫活動罷！